

实验能否重复 争论仍在持续

谁来给韩春雨事件画上句号？

近日,国内外 20 名学者联名撰写的一篇名为《有关 NgAgo 的问题》的学术论文在《蛋白质与细胞》杂志上发表。这是首次公开发表、专门针对无法重复韩春雨 NgAgo 实验的学术论文。16 日,韩春雨回应,科学论文会用科学论文回应,将发表近期实验结果,不过他随即补充,论文不会马上发表。

韩春雨事件曾经一度是热点,无论是最初引发轰动的“诺奖级成果”,还是随之而来的各种批评和质疑,问题起码始终处于科学研究范围之内。可现在随着相关媒体的深入报道,纯粹的一场科学实验逐渐同高校、团队、商业机构等各方利益牵连起来,事件负面影响越来越大。

是时候给韩春雨事件画上句号了。该由谁来画呢?按理说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韩春雨本人。可惜,他却总是习惯自食其言。在此之前,韩春雨曾表示,愿意

与对实验抱有怀疑态度的专家、学者面对面讨论。为此,不少国内外实验室派出实习生,希望现场观摩韩春雨团队屡屡提及的“卓越的实验技能”。但是,实习生们无一例外被排拒在基因编辑实验之外,希图其本人道出真相已不大可能。异样的是,韩春雨团队的其他成员同样三缄其口,并有意无意地回避多次国际会议。

我们也曾一度将希望寄托在其他科学家身上,可从最初国外实验室抱怨无法重复结果,到现在国内外科学家联名质疑,对话非但没打开,反而陷入了更为尴尬的自说自话的境地:同行们的实验不断失败,韩春雨团队私密进行的实验却接二连三取得成功。要使双方交流有效,彼此坦诚、无所隐瞒是必要前提,若韩春雨团队始终采取如此敷衍了事的态度,显然永远别指望能就此画上句号。我们也曾希望法律能够成为终结事件的

有力武器,毕竟韩春雨团队屡屡强调自己的成果已为某些商业机构采用,我们完全可以从该商业机构着手调查,因为在实验成果存疑的情况下,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商业风险。然而,韩春雨团队对合作机构的名字讳莫如深、不吐一言。

根据我国现下的学术体制,最适合澄清事实、展开调查的是韩春雨团队所属单位河北科技大学,可高校学术委员会同样屡屡食言,早已丧失公信力。究竟该由谁来为事件画上句号,由事件进展可推知,我国科研共同体缺乏应对这种情况的有效经验、国家相关部门同样因缺乏法律授权而不得介入。如何防止“后来者”模仿此类行径,从而危及科研成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、甚至危害国家声誉等,这些问题均刻不容缓有待解决。

《南方日报》2016.11.18 文/路中林

机器人养老好 亲情不能少

《我,机器人》等关于人工智能的影片里的场景,正在现实生活中初露端倪。今年 5 月,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引进了一批智能养老机器人——“阿铁”。“阿铁”是为养老服务量身定做的,目前还处在试用阶段。

澎湃新闻网上传了一段老人和“阿铁”互动的视频。可以看到,这台机器人还不够“智能化”,其实就是把一些功能集成在一起,比如唱歌、对话、语音提醒等。就这些功能,表现也不够出色。比如老人说:“阿铁,我非常喜欢你!”“阿铁”的回答却是:“主人,请你说中国话。”而实际上,老人的话虽然有点口音,却还是让人听得很明白的普通话。这说明,这部机器人的语音识别技术仍然有限。

今年 4 月,工信部、发改委等联合印

发了《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(2016—2020 年)》,按照这份规划,机器人在 5 年内将走入养老服务业。规划提到,要大力推进服务机器人在医疗、助老助残、康复等领域的推广应用,满足老人的部分治疗、生活与精神需求。

不过,即便今后机器人在养老产业得到广泛应用,也无法完全替代人的作用。机器人毕竟不是人,老人需要的也不光是一个冰冷的没有情感的机器。无论选择何种养老模式,老人都需要子女的亲情关怀,需要家人的陪伴照顾。不妨设想,当我们老了,可陪伴着你的,却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,这该是多么让人悲哀的事情。

发展智能养老机器人,严格来讲与选择何种养老模式并不冲突。这里担心



一名老人通过智能养老机器人“阿铁”与家属视频通话

的是,随着智能机器人越来越广泛运用,子女会更加有赖于这一人工智能辅助手段。有人可能还会因此感到“解放”了。所以,当看到这一则消息,忍不住要“杞人忧天”,提前发一通感慨。人总归是情感动物,不能被机器所奴役,更不能让机器完全取代作为子女的责任。

《钱江晚报》2016.11.17 文/魏英杰

应给职业打假人一定合法空间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(送审稿)》11 月 15 日起向社会征求意见。送审稿强调,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,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;以牟利为目的购买、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。这意味着近年来方兴未艾的“职业打假人”或将难以得到新消法保护。

职业打假人扮演着假冒伪劣商品“发现者”角色,对市场上的制假售假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,但是其中有些人的打假行为只为逐利,这种动机难以令人肃然起敬。为了索取高额赔偿,只买“假”的不买“真”的,只买

“贵”的不买“对”的,特别是一些职业打假人受利益驱使,将打假空间无限放大,甚至游走于法律边缘。这种扭曲的消费心态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同。在如此语境下,新消法将对职业打假人说“不”,也是一种必然。

然而职业打假人又是一股带有一定正能量的共治力量。目前我国的市场监管能力还比较薄弱,与人民群众的消费安全需求之间形成矛盾。职业打假人以更加职业、更加专注、具有一定规模的力量去监督生产者和经营者,既能够倒逼市场机制的净化,又可以促使监管部门更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,我们也应给予职业打

假人一定的合法空间以及社会道义上的理解。

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需要在法律框架下理性引导、有效规范和制约。职业打假人在主张权利时,过分地冲击市场秩序和社会风尚,对此需要进行遏制;职业打假人在有效行使法律赋予的社会共治权利的同时,也需要在法治轨道上承担起维护权利、主张利益的责任。换言之,职业打假人自身也要理性地、自觉地接受法律的规制,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维护权利的时候,肩负起促进公共福祉、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使命。

《济南日报》2016.11.18 文/汪昌莲

贫困生隐私与公正透明不矛盾

近日,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,要求坚持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,精准识别对象。其中,评议认定不得要求申请认定学生在公开场合陈述申请理由。

在大学做过班级工作的人都知道,评定贫困生、分配助学金是最棘手的难题之一。其难度在于:其一、获助学金者名额有限;其二、评定难度大,对评定流程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有较高要求,若不能妥善处理,容易产生“猫儿腻”。

更重要的是,在以往的评定流程

里,申请助学金者的公开自我陈述是关键环节,有的同学碍于面子,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想公开贫困身份。而公开陈述个人情况的同学,把一些痛苦、不幸的隐私暴露,无异于“二次伤害”,甚至有人利用评定者的同情心,过度渲染、夸张穷困,把评定会搞成了“比惨大会”“哭穷大会”。

因此,在维护评定公正和透明的同时,还要保护贫困生的个人隐私和尊严,这就需要一些具体的、灵活的操作办法。

对贫困生的经济资助,早就有国家政策层面的确认和支持。只是在政策的落实中,容易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

策”,有的是“好心办坏事”,有的是有意侵吞国家福利。对于前者,应以合适的评定流程加以引导;对于后者,必须及时遏制,若有情节严重者,还应诉诸法律。更科学、公平的方法、流程,是遏制评定中“猫儿腻”的最好办法。

助学金少则几百元,多则几千元,看似不是个大数目。但此事不可小视,保护贫困生的隐私和利益不受侵害,是彰显大学教育理念的途径之一。通过校园里的点滴关怀,尤其是细节上的人性化操作,会让贫困生感到未来生活的希望。毕竟,爱的教育比其他冗长的说教更有价值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2016.11.17 文/黄帅

根据民政部统计,全国独居人口从 1990 年的 6% 上升到 2013 年的 14.6%,单身独居群体日益庞大。截至 2015 年,中国单身人口达到 2 亿。专家表示,中国第四次单身潮正面来袭。

从 2014 年开始,各地实施了单独两孩政策。2014 年全年出生的人口数量仅比上年增加了 47 万人。一些学者判断,单独两孩政策遇冷。有关部门认为真正效果要等到 2015 年才能显现。但是 2015 年的出生数据不升反降。中国人口正在遭遇危机。

单身是人生的自由选择

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独生子女政策到单独二孩的调整,间隔了将近 40 年。40 年后才开始扭转的问题,不可能立竿见影,不少专家学者对此思索得过于简单了。它是中国社会进程从未出现的新问题,出乎意料之余应当反思的是,我们对高生育高养育高教育的困厄估计不足,许多人生不起养不起陪伴不起伺候不起,才导致了今天不升反降的尴尬。

今天的专家又把出生率的降低,归结到单身潮的来袭。单身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,是多少发达国家的经历与曾经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,而当代女性的经济独立、精神独立使得她们在传统婚姻上展现了别样的意识与觉醒。单身是一种生活方式,是一种人生选择——包括男性,我们大可不必过度渲染不婚不育会遭遇乳腺癌、抑郁症、心脏病、寿命短的危险,以此科普单身一族。这种危言耸听式的催婚催育不但会催生婚姻的畸形与变态,更容易制造胎儿的生理畸形——速生速育坍塌了优生优育,有百弊而无一利,不人道也反科学。

对于国家而言,为了解决人口问题,要从政策、经济、教育、福利等诸方面给予实实在在的优待宽松与实惠,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

《北京晨报》2016.11.17 文/魏润身